

校报记者 王璞

近日,《北京大学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志》共四卷,设27章,250余万字,图版53页,收录150余幅图片,记述了自1898年北大创立,截至1997年12月北大百年校庆前夕的百年历史,鸿篇巨著,浩浩汤汤。百年风雨兼程的北大迎来了自己的校志。

“北京大学要有一部自己的校志”

20世纪70年代,中央大力支持各地编修省志、县志,多所高校纷纷开始整理校史,北京大学校史校志的编修就已经被提上日程。北大百年校庆之时,有返校的校友一方面感怀于北大百年以来的光辉历史,一边对北京大学没有一部完整的校史校志而遗憾。校志主编王学珍先生说:“那时我们就下定决心,北京大学要有一部自己的校志。”

1986年,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成立,时任党委书记王学珍兼任研究室主任,王效挺任副主任。在参与编写的主要成员张万仓教授口中,王学珍先生懂教育,也懂写文章,自1947年起在北大工作,对北大各方面事务都比较了解。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研究室先后编写出版了《北京大学史(1898-1949)》《北京大学史料(1898-1997)》《战斗的历程》等千万余字的史料,为编写校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后期,王学珍着手组建校志编写队伍。“主要是请一些老同志,请他们返聘来编写,这些人在北大工作过,对北大有感情,工作也方便。”在积极协调之下,许多离退休的干部和教师加入编写队伍中来。“负责过什么部分的工作,就写什么部分的内容。”主管研究生工作的汪太辅负责研究生教育部分;“科学研究”一章,由历史系原党委书记张万仓负责撰写文科部分,北京大学原副校长于

校史春秋

# 百年校志,继往为新

## ——《北京大学志》出版记



2021年12月2日,《北京大学志》主编王学珍(左二)接受师生采访

洪负责撰写理科部分。除此之外,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图书馆等专门场馆还安排有学校相关单位人员负责撰写本单位志稿。这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历时十余年之久的工作能顺利完成,离不开这样一支分工明确、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高素质编写队伍的建设。

“很多材料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我们都可以提供”

全书共分四卷、27章,在编写时并没有拟定死板的题目和提纲进行填充,而是由相关负责人认领专门任务,根据形成的文稿进行编辑。王学珍先生带着编写人员反复研读,使得章节划分更合理,力图做到全书全面、有序。

面对百年北大散落的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编写的首要问题就是材料搜集。由于近现代史上时局变动频繁,众多材料分散各地。人物志、院系志等在材料搜集和核对上难度极大。编写人

员辗转于各档案馆、资料室,还补充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和散落各地的材料,“很多材料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我们都可以提供”。

就科学研究中文科部分来看,张万仓教授终日伏案,将档案馆中的所有材料进行整理,将报刊上涉及北京大学的报道一一摘出。“我们都说五四时期北大学术很繁荣,繁荣到什么程度,我们要说明的。”为了更好地展示北大的学术成果,张万仓教授从学术演讲到学术会议再到学术期刊,都一一搜集和整理,仅针对当时北大出版的图书就整理了三大部分,包括八九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8本新潮丛书和其他类别的41本丛书等几十本。

史料的丰富全面极大地加强了校志的专业性和可信度。例如,过去的材料中,对北大农场建立后历史系所去人数,一直记述都是50多人,“我们不写50多人,我们就清清楚楚地写58人。”

张万仓说。

“存真求实,叙而不议”

《北京大学志》的编修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序书的基本体例。志要只讲事实不评论,不褒不贬,力图真实。

首先,在事件记述上要实事求是。很多东西别人都不写,但北大写。王学珍先生说:“该不该记、要不要记,我们说要记。我们按照历史决议的思路把握历史的细节和走向,不回避问题,但要很有分寸地写,实事求是地写。”如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划分,编写人员坚持不能把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成就混为一谈,要说明关系,也要严谨分界。再如对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表述问题,编写人员字斟句酌,确定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

其次,在材料选择上要严谨的考证和辨别。在核对1988年北京大学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文科)书目奖项数目和名称的过程中,张万仓教授仅手写材料就密密麻麻记了几十页。从当时搜集到的材料来看,优秀教材特等奖共有5项,这一点没有争议,但优秀教材优秀奖究竟是哪10项还是11项?唐强、严家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3)》究竟有没有获奖?“当时各篇报道、资料,乃至北京大学教自己的档案里记述都是不一样的。”经过进一步搜集和考证,张万仓教授梳理出,该书所获奖项是1988年秋教育部颁发的教材一等奖,而非1988年初颁发的



《北京大学志》书影

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于是他郑重地在文稿中写下:北京大学共获优秀教材优秀奖10项。

由于志书的特点,这些推敲与删改的过程都不会被记述,但正是这些努力,成就了严谨求实的《北京大学志》。在评价《北京大学志》一书时,张万仓这样说道:“这是一部全面的、系统地、详实地、准确地记述北京大学历史的书”,每一字都重过千金。

《北京大学志》与新时代

北京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初期基地,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深刻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志书要注意质量,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北京大学志》作为一部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载北京大学发展历程的志书,在以往纷繁复杂的北大历史材料中整理出了清晰的脉络,为后期北京大学校史及其他巨著的编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教育史等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资料。

北京大学将始终与时代一道前行,在总结百年征程、弘扬传统和优秀学风中,继往开来,昂首迈向新时代。

教学一线

# 课堂出“诗人”

## ——探访“现代诗歌阅读与写作”新生讨论班

校报记者 李慧宁

秋日的午后,阳光穿过绿叶的缝隙,从古朴素雅的窗户中洒进北京大学老地楼207的教室。一阵微风吹过,伴随着窗外海棠树簌簌作响的摇曳声,将元培学院大一新生倪嘉怡的思绪带入了与世隔绝的仙境。她陶醉其中“我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希望这个梦可以一直做下去。”这就是中文系泰立彦教授为元培学院开设的新生讨论班《诗的美与力——现代诗歌阅读与写作》的课堂。

“写诗像游泳,看别人游和学理论都不如自己实践”

《现代诗歌阅读与写作》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泰立彦首次为元培学院开设的新生讨论班课程,小班授课,共15名同学选课。

现代诗歌阅读是该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之一,即从英语本身去理解英美诗歌的诗意和美感。在八周的课程里,泰立彦带领学生阅读了华兹华斯(Wordsworth)、狄金森(Dickinson)、叶芝(Yeats)、弗罗斯特(Frost)四位英美现代诗人的诗歌。诗歌是语言中最难转译的部分,“即使你能熟练运用一种语言,作为非母语者去感受他们的诗歌依旧困难。”课程助教、元培学院大四学生张卓辉介绍道,泰立彦选择同学们英语水平可以驾驭的诗歌,原文摘录经典诗句、反复研读原文的方式,让同学们体会诗歌的美感。

“泰老师讲课不那么死板,不会从道前行,在总结百年征程、弘扬传统和优秀学风中,继往开来,昂首迈向新时代。”通过阅读倪嘉怡感受到了诗意,并知道了最好的诗歌是如何写作的。

课程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诗歌创作及讨论。“写诗就像游泳一样,看别人游泳和学游泳的理论都不如自己实践。”每周课后,泰立彦会让大家创作一首诗歌,下次课上会和大家一起赏析同学们的诗歌创作。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泰立彦鼓励大家通过自己写诗的方式感受诗歌的美意,“自己写诗,美才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出来。”在练习中同学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文学素养。一学期下来,每位同学都创作了数首自己的诗歌作品。

“诗歌是生活体验的一种表达方式”

“老师没有指定写的诗歌一定要跟课堂内容相关。”倪嘉怡说,“她希望我们留意生活中的美好细节,发现平时会忽视的灵感,把这些灵感汇集起来写进自己的诗歌里面。”

“当我们为球赛胜利抱紧彼此雀跃/您此时又为谁喝彩/脚下的人们实在愚蠢/操起干戈路向敌对的阵营/作为母亲的您会心痛吗?但您恐怕会再次原谅孩子们的错/只愿您能长出两条手臂/将俱伤的双方一同搂进怀中。”倪嘉怡是元培足球队的一员,在某次训练结束后,她望着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篮球场,灵光一闪,把它们写进了自己的诗歌里。“我原以为诗歌的门槛很高,一般人没有能力欣赏或者写作”,上完课程的倪嘉怡最大的收获就是自己也能够写诗了,原来诗歌是如此平易化和可以接触,诗只是一种很优美的文体和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秋风带不去,带不去/相思浓,带不去/相思重,看不见月亮的夜晚/恰好是中秋……”这是元培学院大一新生施霖祥创作的一首诗歌《丢、丢月亮》,2021年的中秋是这位四川大男孩离家在外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他把诗歌当成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把思乡之情写到了诗歌里。施霖祥最初并不中意这门课程,开始还因找不到灵感而没有提交作业,“老师并没有给我扣分”。泰立彦并未对课程设置优秀率限制,

她给同学们创造了充分宽松的授课环境,让大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享受课堂。在她看来,诗歌是陶冶情操的过程,并无好坏之分。施霖祥课余时间也会玩玩小游戏。《游戏崩坏3》中的无量塔姬子是倪嘉怡最喜欢的角色,为此她专门写了一首《玫瑰、烈焰、飞往星辰》的诗歌描述游戏对战中的无量塔姬子。同学们通过写诗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个年纪特有的本色和记忆,一学期下来数首诗把他们不同的侧面拼凑起来,形成了鲜明完整的形象。

在这门课程上还有一群最会写诗的飞行员,15名同学中有一半是空军、海军飞行班的学生,成队走出35楼去训练,是助教张卓辉对双飞班同学的了解。但是通过课上的诗歌创作,他更多地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细节和精神世界,有同学写飞行体验,杂糅着真实经历和想象;有同学写训练中迎接胜利的日出……其中有一首令张卓辉印象深刻:“海子说,从明天开始做一个幸福的人,我我希望,他今天就可以幸福。”我读到时很难过,但又有一种更深层的感动。”双飞班同学积极明朗的生活态度让他动容。诗歌是生活体验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心灵交流。

“写诗是保持你鲜活的最好的办法”泰立彦告诉同学们,生活过得很快,但如果写诗,那些鲜活的东西就会一直保留下来。无论是倪嘉怡、施霖祥,还是双飞班的同学们,都在用自己的眼光、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去重新审视前人的诗句,去创作属于自己的诗作,诗歌的涵义就这样被不断地拓展、丰富。

“一门与学生沟通,培养学生兴趣和研究的课”

2001年,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的名字命名的“元培”本科生教育课程改革计划在北京大学启动,志在探索新时期中国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新生讨论课是元培学院为了帮助大一新生尽快适应大学学习方法和节奏而设置的。“我们对老师的期待是希望不以传授知识为主,而是以与学生沟通,提高学生能力,转变学生学习观念为目的。”元培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孙宇宇教授介绍道。新生讨论班是引导学生以研究和兴趣为主,鼓励老师和同学们之间密切交流的课堂。今年第一次开设的《现代诗歌阅读与写作》课程赢得了出乎意料巨大反响。

课程结束,泰立彦将同学们灵动的想象与落实成可供阅读的文字,将同学们的诗歌汇集册放在了元培书房,取名《流动的盛宴》。她希望这不只是一本诗集,而能成一本特别的诗刊:元培书房的座位是固定的,经过此处就能留步小憩;享用完后起身,把座位让给后来的人,他们可以继续加入这场诗歌之宴;对于享用完的人,盛宴的记忆也能留在他们的身体里,带上诗的世界继续他们的旅程。

诗人不是一种职业,而是生命的一种状态,是用语言重新体验生命的方式。泰立彦希望通过新生讨论班的课程模式,让大家都能快乐地享受这门课程,享受诗歌。“希望这个梦可以一直做下去。”



诗歌作品集书影

教学先锋

# 刘讓哲:做学生成长的见证者

编者按:近年来,北京大学设立教学成就奖与教学卓越奖等一系列荣誉,树立了为北大教育教学辛勤耕耘、为人师表的师德典范,营造了重视教学和奖励先进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我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本报继续通过“教学先锋”栏目,将笔触对准获得2021年度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的陈保亚、2021年度“教学卓越奖”的刘鸿雁、刘讓哲和黄迅等教师典型,讲述他们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动人故事。本篇报道为获得2021年度“教学卓越奖”的刘讓哲副教授。



刘讓哲在哈佛大学

校报记者 李欣莲

扎根北大,常负赤子而趋

正如刘讓哲副教授的自我调侃,“我是一个特别纯的土博士”,他在北大这个美丽的园子里吸取营养,不断成长,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转变,成为越来越多学生的底牌。1999年,刘讓哲考入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在不断尝试与锻炼中逐渐萌发对计算机学科的兴趣,对知识的好奇,最终在梅宏教授的鼓励下坚定了学术之志,“国之所需,我之所愿。当一个人好奇心的满足为无数人带来积极的变革,这种成就感是加倍的。”因为不知道答案而好奇,因为未知而充满探索的动力,科研道路由兴趣驱动,但追问答案的过程中却发现自己的好奇可以面向大众、面向社会,这便是无用的“大用”。常怀对知识纯粹的敬畏、对学科的好奇,对更广阔面向的担当,科研道路对刘讓哲来说是必然之路:2003年攻读直博,2009年博士学位毕业后作博士后,2011年出站后在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正式任教。在这一道路上,他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教育部青年科学奖、青年长江学者、CCF-IEEE CS青年科学家奖等国内外多个重要奖项。回顾自己的科研历程,刘讓哲感慨:“我很庆幸,自己始终抱有对世界的好奇心。”

多种面向,从不同角度观世界

在讲授基础知识和核心知识时,刘讓哲常常强调一些看似“无用”的知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论无用知识的有用

性》是他非常喜欢和推崇的一篇文章。所谓无用的知识,是指相对于专业的知识。但无用和有用,都是相对的。无用的知识或许不会在短期内体现出价值,但长期来看对于创新能力培养、研究品位提升和精神世界完善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多多少少会觉得理工科的不太需要学习人文知识,但其实很多颇有成就的人都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苹果电脑的字体的设计灵感来源则是他大学时期的美术课。无论是作为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抑或是作为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美术’对于乔布斯来说都是看似‘无用’的知识,但最终它却为首次发明计算机上的可辨字体发挥了作用。”

刘讓哲提到,我们虽然在“专业化”的学术下学习,但要有打破专业限制的意识,要有对从不同角度观世界的渴望。理工科的人要重视人文素养的培养,文科的同学也要接触一些理工科的知识。

不仅仅是提倡与鼓励大家突破专业限制,刘讓哲也一直在躬身践行着自己对专业、对知识的认识与理解:想激发科研想象,寻得灵感与创见时不妨多读读李白,随之“一夜飞度镜湖月”去看更辽阔的世界;要排遣研究失败苦闷得学学苏轼,多点“破帽多情却恋头”的解嘲,“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豁达和“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情趣,面对逆境自可超脱解忧。“科研是我的生命,但我的生命却并不仅仅只有

科研。诗词中也有养分,是不同的、多样的,但却与科研境界殊途同归。”怀着对诗词的热爱与敬意,刘讓哲于2019年参加了第四季《中国诗词大会》并成为了“百行团”中的一员,“诗词大会给予了我除本职工作之外,展现个人爱好和结识同道好友的平台,是一段十分美好的人生体验。”除了诗词,刘讓哲对“读书”有着更为全面的理解:“为什么一个人要读文史哲的书籍呢?我个人理解,哲学是具体知识背后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框架,是知识无论如何更新换代都推不翻的,也是我们唯一能抓得紧、留得下的;历史是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接驳车,足以让我们俯瞰而归、昂首阔步;我们也离不开文学,是放松、是开拓、更是在语言的世界中体会与揣摩表达的魅力。”

始终对未知怀有敬畏,对知识充满渴望,以开放的心态看世界,而不是为自己划定专业的界限故步自封,这是刘讓哲看重的,也该是所有求学者谨记在心。

亦师亦友,火传不知其尽

“我刚进入北大时几乎没有碰过电脑,基础很差,学业进展也不顺利。进入实验室后,老师对我‘量体裁衣’,给我大量的引导,既传知识、更重方法,让我找到了合适的科研方向和定位,培养我的科研方法和习惯,给予我很多锻炼的机会,要求极为严格但同时也很宽容地允许我犯错误。”谈到自己学术的启蒙者与引路人梅宏教授时,刘讓哲的言语中带着感激与坚定,“梅老师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而这种影响不会只停留于我的身上,我希望我能将这种‘师门学风’传承下去。”

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刘讓哲坦言自己不喜欢做一个只告诉学生答案的旁观者,而是愿意做引导并参与他们成长的同行者。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他们一起共同成长,远比取得了一个具体的科研成果重要。老师的职责,首先当是知识上的传授,但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迷茫中找到光的方向,开启他们的智慧之门,挖掘自己的好奇心,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

激发兴趣、找到定位不过是“选址”,更重要的是一起“搭建”“装饰”自己的家。

“我们要为学生提供宽松的科研环境,敢于试错才能进行真正的探索。”组会上,刘讓哲反倒成了“问题最多”的人,“这个研究好在哪?为什么是他做出来了?是因为有了更好的数据或工具还是因为有更新颖的思路?”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比正确与否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正是得益于这种教学风格,学生不仅取得了能力上的提高,更收获了“家”的温暖。组内的很多学生由此坚定了计算机的道路,或愿意留在组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进入华为、微软、阿里等公司充分施展自己所学……

老师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引路人,但老师于无穷的知识而言同样也是一名“学生”,是与同学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的小伙伴。2015年,刘讓哲老师和团队在云计算资源管理领域的成果获得了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随后,他发现学生们在云计算上大量开展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任务时,原有的云计算资源管理暴露了可扩展性、隐私等方面的问题,于是他和学生又开始一起探索解决方案。在研究的过程中,刘讓哲觉得应该将这些知识凝练和沉淀下来,于是开设了一门研究生课程“分布式机器学习理论与系统”,并搭建了一个教学实验平台。在教学过程中,他和学生发现平台的不足并进行改进,并将项目内容进行总结,获得了中国学者在国际万维网大会www的首个“最佳论文奖”。同时,他也不断吸收新的科研成果,将之沉淀为课程体系和教育平台的一部分。因为立足前沿,内容新颖,这门课开课以来每年都出现选课“爆满”的情况。

人们常说,“教师是神圣的职业”,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刘讓哲在从教生涯中也收获了自己的光荣与骄傲,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教师暨十佳教师”,获得“北京大学教学卓越奖”。“学生的肯定让我很感动。作为老师,最欣慰的就是我能影响到我的学生。”过了十几年,虽然课程内容早已忘记,甚至连老师叫什么名字也想不起来,但某一瞬间的共鸣与感动却可永远珍藏于心,或许是某个琐碎的知识点,或许是老师无意间说的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又或许与课程内容无关……但如回声,放大与共鸣之后,声波会再反射回来包裹着最初的声音。影响永远不是单向的,传递与叠加也可以并行不悖,在灵魂的共振之后是更为有力的跳动。“老师永远都希望学生比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老师的价值正在于此,我对这一职业的爱热也正在此。”

所谓薪火相传、弦歌不辍,大概便源于此吧。